

# 白鬃马穿过甘南 ——论扎西才让的原乡写作

陈大为

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

## 内容摘要:

当代藏族诗人的汉语写作,最突出的是原乡图象。对大部分诗人来说,原乡有时是阶段性的写作计划,更多时候只是偶然的,若要观察一个具有较大时间跨度的样本,长期生活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扎西才让是最理想的选择。从一九九二年至今,扎西才让的原乡写作始终坚持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他的对文化记忆和场所精神的经营,都透过不同人物的生命际遇来构筑而成,让每个地点都有它的故事,最终完成甘南原乡图象的建构。

## 关键词:

扎西才让,原乡诗歌,甘南,文化记忆,场所精神

## 前 言

所有跟西藏相关的人文研究，都离不开宗教的内核，严谨且庞大的藏密思想体系，加上佛苯合一的日常生活，为西藏古典文学供给大量的素材、主题、能量和神精依据，也为后来的当代西藏汉语写作储备了不可思量的——带有鲜明宗教信仰基因的——“文化铀矿”。对汉人或外族作家而言，这座铀矿比较像是文化猎奇的雄厚筹码，到了藏族血缘作家的手里，则多了一层无从模仿、复制的，对族群、母土与传统文化的认同，原乡写作必须在这种藏族血缘的条件之下，才能传神、自在的运用祖先沉积于此的文化铀矿。当然，血缘绝对不是写出一流诗作的保证，但血缘跟“场所精神”(genius loci)之间有一种先天的连接，很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执念的追寻，可以让藏族诗人逼近深邃的宗教文化内核，挖掘出独一无二的“藏魂”。所以西藏汉语诗歌的原乡写作，主要出自藏族或具有藏族血缘诗人之手，从阿来、列美平措、才旺脑乳、旺秀才丹、扎西才让、嘎代才让，到西娃，都是重要的讨论对象。不过，“原乡”的范围在界定上必须扩大到“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族自治州”，属于“大西藏民族文化圈”的规模，包括了西藏以及四川、甘肃、青海、云南等省份境内的十个藏族自治州。

阿来等人在原乡写作的地理差异，各自呈现了不同的地方文化风貌，但原乡写作并非唯一的创作主题，有时是阶段

性的写作计划,更多时候甚至是偶然的,若要观察一个具有较大时间跨度的原乡写作样本,长期生活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扎西才让(1972-)是最理想的选择。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过渡地带,大部分地区在3000米以上,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3.07万,其中藏族占总人口的54.20%<sup>1</sup>,另有汉族(38.70%)等廿四个民族,但藏语的保存相对理想,此地藏民大多信奉黄教(格鲁派),以拉卜楞寺为信仰中心。甘南州是中国境内青藏高原的青稞主要产区,青稞也是甘南州最古老的种植作物,尤其在海拔4200~4500m的高寒农区,青稞几乎是唯一的粮食作物。甘南西北部有一片辽阔的草甸草原,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所以青稞和草原很自然的成为甘南原乡写作的主要意象。

—

当时就读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扎西才让,曾以甘南牧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马匹形象,写了一首充满原野味道的〈白鬃马穿过草地〉(1992):“无须描述那个午后的隐痛/无须描述歌者的经历/白鬃马穿过草地/恰似阳光走过草叶水走过根须/我在午后的天空下/看见一团白色火焰

---

<sup>1</sup>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页  
<http://www.gn.gansu.gov.cn/html/zjgn/>, 截取:2015年11月6日。

以鹰的迅疾 / 穿过日渐枯黄的草地”<sup>2</sup>，这匹穿过草地的白鬃马，在甘南河曲马当中是较为罕见的毛色，在大草原上奔驰的画面十分突出，很鲜明的强调了自由与奔放的草原民族情怀，那是扎西才让远离山沟农庄的渴望。扎西才让的生活空间没有甘南草甸草原的壮阔和浪漫，他老家在“杨庄”，从甘南州临潭县的新堡乡往北，沿着山沟前进五哩的山区，是个二十来户人家的小农村，以青稞为主要农作物，从小吃青稞长大的扎西才让在日后的诗作里当然少不了青稞。山沟农庄的生活是没有前景的，他非离开不可，就像“白鬃马穿过草地”，速速离开山沟，穿越牧区，到兰州去读书。这首诗记述了他二十岁宛如野马一样的心境。

原乡写作是一个大题目，二十岁出头的扎西才让应该不会思考到如何兼顾原乡写作的地理广度和文化深度，他只是很单纯的把“描写老乡的诗”扩大到两个层次：“大甘南”和“小杨庄”，前者浪漫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后者企图把很深的忧愁，淡化成浪漫的田园风景。两者表里正好相反。

扎西才让从一九九三年开始以甘南为题，写了〈在甘南桑科〉（1993）、〈黑夜掠过甘南〉（1994）、〈甘南诗抄〉（1995）等一系列抒情性浓厚的田园组诗，建立了具有地志书写成份的甘南印象。其中一首〈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1993），浓缩了他回甘南老家参加农忙的见闻，以及他对原乡土地的思考，

---

<sup>2</sup> 钟怡雯、陈大为编，《当代西藏汉语文学精选 1983-2013》，台北：万卷楼，2014，页 59。

由此得以窥见甘南稞农的心境和命运：

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  
有人从远方揣着怀念回来  
有人在道路截住九月，卸下骨灰和泪水

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  
我的亲人散布田野  
听到简单的生活落籽的声音

听到秋天的咳嗽被霜覆盖  
秋天的孩子，从葬过祖父的水里  
捞出被苦难浸泡的种子

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  
谁一进门就溘然而逝？  
谁将一个婴儿，托生在青稞的梦里？<sup>3</sup>

那年九月，扎西才让从到距离家乡两百六十公里外的西北师大返回老家，两地相隔不远，应该谈不上什么样的乡愁，这首诗最初始的写作动机是受到海子（1964-1989）那首〈熟了麦子〉（1985）的启发<sup>4</sup>，海子描写的是离乡三十年的父亲终于

---

<sup>3</sup> 扎西才让，《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北京：大众文艺，2010，页45。

<sup>4</sup> 扎西才让曾在受访时表示：“这首诗歌，写于1993年，其实是我早期的

在兰州麦子收成季节回家，以极简的叙述，道出土地（加上庄稼）对离乡游子的召唤。凡是种过地、务过农的汉子都能理解这种召唤。扎西才让对甘南土地的感受是熟悉的，只不过进城读书——宛如“白鬃马穿过草地”般长了见识——之后再回家，便有了城乡经验的对照，使他对游子返乡这件事，多了一层真真切切的感触。此刻，海子的诗深深触动了他的原乡记忆，在脑海中重新编排一个以土地为焦点的返乡故事，短短十二行，扎西才让融铸进去的东西，竟比海子以游子为焦点的原诗来得厚重。夺胎换骨之法，就从这句“兰州一带的新麦 / 熟了” → “甘南一带的青稞熟了” 逐行展开。

“青稞熟了”听起来不怎样，却是农村的头等大事，要知道甘南一带青稞种植不易<sup>5</sup>，收成还得承担骤雨的风险，返乡

---

作品。很明显，它有些模仿的痕迹。它的母体，就是海子的《兰州一带的新麦熟了》。海子的这首短诗的标题，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除了标题的模仿外，我还模仿了第一节中的个别诗句。但我庆幸的是，从第二节开始，我摆脱了他的影响，也写出了我想表达的东西：对亲人的感恩，对生死的顿悟。”详见：郭良忠专访，《你的诗歌，百年之后有何归宿？——扎西才让专访》，《中寻网》，2015-10-16，<http://www.seekforchina.com/a/2015/1016/609.html>，截取：2015-11-05。不过，这首诗正确篇名是：《熟了麦子》，全诗只有十九行：“那一年 / 兰州一带的新麦 / 熟了 / / 在水面上 / 混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 回家来 / / 坐着羊皮筏子 / 回家来了 / / 有人背着粮食 / 夜里推门进来 / / 油灯下 / 认清是三叔 / / 老哥俩 / 一宵无言 / / 只有水烟锅 / 咕噜咕噜 / / 谁的心思也是 / 半尺厚的黄土 / 熟了麦子呀！”详见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页 79-80。<sup>5</sup> “甘南自治州的水浇地仅占 3.8%，全区域耕地有效灌溉率不足 20%，低产田比例高达 80% 以上，青稞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极弱。……甘南、迪庆藏区人均青稞分别为 111.7kg 和 111.1kg，刚好等于边缘区域的人均口粮最低需求标准。”详见强小林、冯继林，《中国青稞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小学杂粮》2008-10-17，[www.mgcic.com](http://www.mgcic.com)，截取于 2015-11-01。这个数据是当前的研究成果，一九九〇年代前期的数据从缺，情况理应更差一些。

农忙是对固有现实的重新审视。扎西才让的叙述是优美、舒缓的，有远方的游子因怀乡而回来，也有在路上遭遇不幸，最终抵达家门的是骨灰和泪水。此诗收尾处没有像海子那样营造一个富含细节的画面，扎西才让描述了某些落叶归根的故人（“谁一进门就溘然而逝”），也描述了农忙时的喜讯（“谁将一个婴儿，托生在青稞的梦里？”），甘南农民的生老病死苦，都在故乡的水里和田里。回家，好像是在衔接——因离家而中断的——家族事故的新旧剧情，不论悲喜，都充满令人忐忑的变量。在优美的“大甘南”叙述中，扎西才让不忘穿插“小杨庄”的温馨片段，“我的亲人散布田野”读来温暖，“从葬过祖父的水里”似乎在慎终追远，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这两道伏笔，分别在后来的两首诗里掀了底牌。

先谈曾祖父的水葬。九年后他写了这首〈落户〉（2004），提到村子的落成和曾祖父的水葬：

圣地的冰雪之花诞生的那年，  
一个僧人在佛光里顿悟了生死。  
一座寺院建成了，山南的那座白塔，  
使跋涉者停止了迁徙。

那时我还没有出生，  
我的曾祖父因罪孽而被葬于水域。

当死者巡视并修剪过的柏木，

漫山遍野高贵挺拔的时候，  
一座村庄已悄悄扩展了它的疆域，  
日渐形成城镇的样子<sup>6</sup>

扎西才让似乎不愿意明白道出曾祖父的罪孽何在，但水葬看来是一种被迫接受的葬礼<sup>7</sup>，在诗中两度提及，显然是他记忆中的一道伤痕。这首诗记述了两个文化现象：（一）原本四处流浪的修行者，因为有了一座悟道高僧的在地佛寺，因缘俱足，便定居下来，“使跋涉者停止了迁徙”是很诗意的说法。

（二）虽然不忘对祖先的开拓之功，也提到“当死者巡视并修剪过的柏木，/漫山遍野高贵挺拔的时候”，语意中没有像阿来强调祖先灵魂的“临场感”，只有死者“生前”的巡视，而不是“死后”的死者再回来巡视。祖先，在三十二岁的扎西才让眼里，是单纯的死者，一个供后人纪念的名字，不属于西藏传统信仰中的灵魂形态。另一首〈隐痛〉（2003）也提到：“山后，死者巡视并劳作过的土地，又肥沃了一年。”<sup>8</sup>，两处的概念是一样的，但“死者”一词在两诗的叙述语境中，还是激荡出几许朦胧的神秘感，扩大了想象与诠释的空间。

---

<sup>6</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 32。

<sup>7</sup> 水葬在西藏各地有不同的认识，有些地区认为水葬卑贱，只有乞丐、疯子、赤贫或患传染病者才去水葬。拉卜楞地区被称为“黄河首曲”的玛曲县一带就盛行水葬。详见伦珠旺姆、昂巴，《神性与诗意——拉卜楞藏族民俗审美文化研究》，北京：民族，2003，页 151-152。玛曲邻近的是黄河首曲，流经新堡乡的洮河，是条小河。究竟两地相距三百公里，对水葬是否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难以考证。

<sup>8</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 60。



再次回到〈落户〉，重读一次，一切从“圣地的冰雪之花诞生的那年”开始，经过：高僧—佛寺—修行人—曾祖父—水葬—死者—柏木—城镇，可以感受到扎西才让对“场所精神”的建构，有淡淡的神性思维，以及清晰的时间轴，颇有田园牧歌的味道。

## 二

田园牧歌的基调，正是扎西才让经营原乡写作的主要手法，即使要处理家人生活的艰苦，他的〈姐姐们〉（2012）照样是轻描淡写的：

妇女们在地里干活，她们弯着腰  
像个给庄稼看病的大夫  
她们不抬头，也不吃饭喝水  
似乎被种在了地里<sup>9</sup>

这个小段落有点像米勒（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 - 1875）的名画《拾穗》，不吃不喝听起来很坚强，一幅贤慧能干的样子，但他在此诗的孪生版散文〈我的杨庄·母亲〉里加了一段：“她们的身影是疲倦的，但却有着一种可以看见的幸福感，松懈的，懒散的，牧歌小调式的”<sup>10</sup>，他在诗歌版里隐

---

<sup>9</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 80。

<sup>10</sup> 扎西才让，〈我的杨庄〉《散文》2015 年第 7 期（总第 427 期），页 4。

藏起来的，是内心深处的痛和不忍，却选择将之美化。诗的后半其实是很灰暗的：“姐她们终于进了门 / 她们放下农具，拍掉身上的尘土 / 安静地坐着，不吃饭，也不说话 / / 我也陪着她们，不吃饭，也不说话 / 我很担心，担心她们身体里的什么东西 / 会被田地里的农活给慢慢累死”<sup>11</sup>，之后呢？之后的发展再度消隐起来，转向散文〈我的杨庄·打碾〉才读到：“我结婚的那年，母亲早就过世了。我带着妻子去看望母亲，在坟地里，妻子陪着我毫无准备地哭了一场。……现在，大姐年近五十，那些无穷尽的艰辛的生活，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二姐也走了，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sup>12</sup>。甘南农村的女性形象和生命际遇，都是构成甘南藏区文化记忆和场所精神的一环。什么样的地，种出什么样的民族性，两者互为因果。与此诗同期的〈我的村庄〉（2012）、〈回到我的村庄〉（2012）、〈村庄里的女人〉（2012）等三首，对杨庄进行了微观的扫描，特别是杨庄的女人，扎西才让用一个“旧”字，写出藏族妇女被传统观念压抑的辛酸：

村庄里的女人，  
刚娶进来，新鲜如桃，  
浑身散发着醉人的香气。

用过一次，就旧了。

---

<sup>11</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 80。

<sup>12</sup> 扎西才让，〈我的杨庄〉《散文》2015 年第 7 期（总第 427 期），页 12。

但还是留在房子里,牧场上,  
或者田地里,慢慢地暗下去。

生过孩子后,旧得厉害,  
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在节日,在家里,在路口,都显得疲惫,  
仿佛被油污浸透的抹布。<sup>13</sup>

由于受到西藏传统奴隶社会的思维,以及《十六法典》对女权过度贬抑的影响<sup>14</sup>,女人在传统西藏社会毫无地位可言,“历史上的甘南藏区地广人稀,交通设施落后,空间相对封闭,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无法生成良性的自我觉醒与竞争意识。女性始终在家庭内活动,不参与其他社会活动,长期作用下形成了自我封闭的心理,主观上排斥一切外来新事物,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没有清晰正确的认识,听天由命地维持着自身周边生存的环境。……并安于现状地生存着”<sup>15</sup>,很不幸的,即便到了二〇一〇年代,教育程

---

<sup>13</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64。

<sup>14</sup> 有更多学者在研究中认定是佛教思想对女人的业障理论,影响了藏族社会的性别观念,可是他省份或国家的佛教信仰地区并没有这个现象。佛经对女性业障的讨论,焦点在如何渡化这种先天苦难,而不是贬损她们的存在价值。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回到传统西藏的农奴阶级思想,对佛教教义的偏移或扭曲。如果重新检视西藏社会的阶级问题,女性的“旧”根本算不上新闻,到了二〇一〇年的甘南农村,它的残留也是合理的。相关的讨论可参考章芬,《西藏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60年》,《西藏发展论坛》2011年第4期,页51-53。

<sup>15</sup> 周泉,《甘南藏族女性社会角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甘南州碌曲县为例》,《丝绸之路》2013年第14期,页37。人口3万的碌曲县,距离

度偏低<sup>16</sup>的甘南藏族妇女仍然困在旧观念里,她们的处境原本就令人同情,可是被扎西才让用一个“旧”字,凸显了她们被传统观念彻底物品化,贬值到比奴隶更低的器皿层次。唯有下笔残酷,读起来才有刺痛感。扎西才让记忆中的女人都一样,才嫁人,立马就旧了;生过孩子,旧得厉害,完全可以被比喻成“被油污浸透的抹布”。这已经不是大男人沙文主义的心态问题,而是更庞大、普遍、深沉的藏族文化问题,如果此刻的扎西才让是二十岁的小毛头,这种写法可称作恣力;此时已经四十岁的扎西才让,对农村妇女的命运有了更为宏观、深切的感受,“旧得厉害”,其实蕴含了悲悯之心,他目睹了被贫瘠、刻苦、辛劳的日子活活磨尽的花样年华,及其逐年下降的社会地位。尽管他在后面加上一些转折:“但她们还在给我们挡风遮雨, / 像我们头顶的蓝天,一直存在着,”<sup>17</sup>,但随即又忍不住勾勒出最后的形象:“许多年了,她们养育着儿女, / 忍受着男人们的背叛,把自己看得那么低。 / 后来,又旧旧地站在村口, / 目送儿女离开家乡,走向更远的地方。”

---

扎西才让的老家杨庄约 150 公里车程,不算远,因此调查研究可供参考,但杨庄的情况应当更差一些。

<sup>16</sup>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针对“全国各民族分性别、受教育程度的 6 岁及以上人口”所进行的调查,6 岁以上的藏族女性人口共 2,819,432 人,未上过学 1,018,850 人(36.14%);上过小学 1,211,238 人(42.96%);上过初中 317,836 人(11.27%);上过高中 125,293 人(4.44%),其余上过大学以上 146,215 人(5.19%)。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l>。截取于 2015-11-05。全国藏族妇女教育程度在小学或以下者占 75.10%,如果加入城乡差异的数据,甘南农村妇女的教育程度就更差了。

<sup>17</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 64。

<sup>18</sup>，是的，传统藏族农村妇女活一辈子就只能牺牲掉自己本该拥有的全部青春岁月，全方位奉献劳力给她所属的家庭。回想起自己和族人的祖母、母亲在“房子里，牧场上，/或者田地里”熬过来的一辈子，扎西才让不禁悲从中来，这个旧字，来自他内心的痛。

### 三

扎西才让的田园牧歌，写到家人的时候，常以温馨之笔来扭转、淡化，甚至企图隐藏内心的伤痛，有时语言不免产生些许散文诗的倾向。当他写到村庄的兴衰，语言的诗质便回升到较高的水平，前述的〈落户〉如此，这首〈草原上这个宁静的小镇〉（2012）也一样：

雨水带不走草原上的守护神，  
他们安详地逡巡在各自的领地，  
有时幻化为彩虹，有时变身为彩霞，  
有时就是我身边的这个闭目养神的老人。

.....

这使我常梦到小时候偶遇的那只白额母狼，  
梦见她在河边变为一个背水的女人，  
来到这个小镇，与我的堂叔生活在一起。

---

<sup>18</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 64-65。

很多年了，  
这个小镇在它的历史上几度被夷为废墟，  
又几度海市蜃楼般突然出现，  
收留了那么多的牧人、皮匠、银匠和马客，  
也允许一个有着浑圆臀部的外地红发女郎，  
在夜里接纳了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浪子。<sup>19</sup>

守护神让小镇有了古朴、神秘的味道，它紧贴着现实生活，紧贴着人神共处的藏文化想象。闭目养神的老人，是宁静的。偶遇的白额母狼是真实，但牠常在梦境里幻化成女人，来镇上跟堂叔过日子，真幻之间便取消了分际，还增添了一点香艳的成份，这小镇有神有妖，各得其所，没起什么样的冲击。连见证了兴衰的牧人、皮匠、银匠、马客，也没弄出什么动静来。至于红发女郎接纳了众多浪子这回事，同样是维护了宁静。洞悉了无常，一切安于现状，宁静遂成为小镇的本质，也是它的场所精神。

步入中年之后的扎西才让，对生死和灵魂有了不同的体悟，一旦他接受了这种人神共处的藏文化想象，他笔下的故事便有更多的乡野传奇色彩，在短短八行的〈死者〉（2014）即可看出他的经营方略：

---

<sup>19</sup> 《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页 62-63。

僧人阿克丹巴出生前，他的父亲和别人打了一架  
在冬天冰冷的砂石路上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去年腊月十二那天，父亲把长刀交给屠夫  
那只刚刚出生的羊羔的父亲，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生者继续在我们陌生的天幕下生活着  
死者，在我们耳边大声地叫喊，但我们都听不见他们

死者只好回到他们早已熟悉的世界。也许还会回来  
成为树木、鱼类或走兽，但我们还是无法听到他们<sup>20</sup>

因斗殴受伤而死在路上的老男人，刚生出羊羔就被宰的老公羊，一块儿成了死者，但它们在扎西才让笔下的角色内涵，跟十年前写的〈落户〉有了重大差异，死者已升级成灵魂，在人们的周遭活动，甚至“在我们耳边大声地叫喊”，尽管听不见，可是扎西才让相信他们“也许还会回来”，透过轮回转世的方式“成为树木、鱼类或走兽”。这就重返藏文化的信仰范畴，使得这些草原上宁静的小镇，越来越有藏人的味道。跟〈死者〉同期的〈新的小镇〉（2013），在语言的节奏及韵味上，一改过去略带散文诗质地的叙述语调，表现出一种古朴、憨厚的口吻，更清晰的摆脱了汉语文化的思维逻辑。此诗把

---

<sup>20</sup> 扎西才让，〈死者〉，《先锋诗》2015年第1辑（2015年4月），页183。

一座小镇的身世从零写起：

停下来吧，就在这桑多河边建起尼玛小镇  
让远道而来的回族商人，带来粗茶、布料和盐巴

让那在草地械斗中丧身的扎西的灵魂  
也住进被诅咒者达娃的家里

我不走了，我要与卓玛生下美姑娘雷梅苔丝  
养牛养羊，在混乱中繁殖，在计划中生育

直到皮业公司出现，直到草原被风沙蚕食  
直到羊皮纸上的一百年，被新的诗人重新书写<sup>21</sup>

同样是八行，诗中勾勒的文化图景却相当复杂，处处埋藏着发藏地城乡发展史的线索。首先，扎西才让尝试向读者描绘一座桑多河畔的藏族的小镇身世，此地连最基本的粗茶、布料、盐巴等三项生活物资都匮乏，最初是由茶马古道的回族马帮商人带来的，这里的老居民都知道，他也不啰唆，大胆省略了很多细节。接着他提到因械斗中丧身的灵魂也安定下来了，人呢，人当然也安定下来，“我不走了”。“扎西的灵魂 / 也住进被诅咒者达娃的家里”、“我要与卓玛生下美姑娘雷

---

<sup>21</sup> 扎西才让，〈新的小镇〉，《先锋诗》2015年第1辑（2015年4月），页184。



梅苔丝”是藏式的说法，“在混乱中繁殖，在计划中生育”是内地汉语的现代说法，从藏味到汉化，暗示了时代环境的变迁。这充满阳光的尼玛小镇从古朴的“前现代”步入皮业公司出现的“现代”，周遭的草原因沙漠化而消失，如今只有诗歌能够把它的身世重新挖掘出来。高度浓缩的写法，很有意思，不过它是一个分水岭，是“现实版”甘南原乡写作的句号，是“半虚实版”桑多镇原乡写作的开端。

在此诗的散文诗版本〈桑多镇〉里，有另一个写法：“先人说：‘停下来吧，就在这桑多河边，建起桑多镇。’”<sup>22</sup>。这座尼玛小镇的新版名称就叫：“桑多镇”。甘南地图上找不到这个镇，虽然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的类乌齐县有一个桑多镇，距离杨庄约一千六百公里车程，可是类乌齐县没有桑多河，倒是甘南州有一条桑曲却卡河，一条多河。扎西才让在二〇一五年发表的组诗〈桑多河畔的晚秋〉<sup>23</sup>里写到他的姐姐和父母，所以桑多河的坐标应该在甘南，或许它是一个半虚构的河流，但它的“参考模型”有可能是临潭县两溪汇流的地势，有可能是小杨庄两溪汇流的地势，也有可能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境内桑曲却卡河、多河的合并体。“桑多河畔的桑多镇”便成为扎西才让在第二阶段原乡写作的新坐标。

---

<sup>22</sup> 扎西才让，〈桑多镇〉，《星星·散文诗》2014年第8期，页46。

<sup>23</sup> 扎西才让，〈桑多河畔的晚秋〉，《鹿鸣》2015年10期，页18。

## 结 语

从一九九二年的〈白鬃马穿过草地〉一路写下来,扎西才让的原乡写作始终坚持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他的对文化记忆和场所精神的经营,都透过不同人物的生命际遇来构筑而成,每个地点都有它的故事。他在二〇一五年的某次访谈中说:“如果说在作品中写到康巴、博巴、经幡、嘛尼石、风马、雪山、寺院、雪域……就能代表藏文化的话,那我不愿意走这条路子。文学作品的地域化、民族化倾向,虽然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个人始终认为,文学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发掘人性、表现人生、呈现生存的多重可能性。因此,我希望在多层次呈现地域性的情况下,也能兼顾文学的普遍性,即读者的多面、共识和共鸣”<sup>24</sup>,“西藏元素”跟“藏文化精神”确实是两个层次的东西,旅藏与进藏的作家得其前者,唯有藏人得其后者。甘南原乡图象的建构,便是一次成功的印证。第二阶段的桑多镇原乡写作,应该会有更丰硕的成果,暂时不纳入本文的论述范围内。

## 参 考 文 献

钟怡雯、陈大为编,《当代西藏汉语文学精选 1983-2013》,台北:万卷楼,2014。

---

<sup>24</sup> 胡沛萍,〈渴望写出智性又唯美的作品——藏族作家扎西才让访谈〉,《滇池》2015年第10期,页27。

扎西才让，《七扇门：扎西才让诗歌精选》，北京：大众文艺，2010。

西川编，《海子诗全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周泉，〈甘南藏族女性社会角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甘南州碌曲县为例〉，《丝绸之路》2013年第14期。

胡沛萍，〈渴望写出智性又唯美的作品——藏族作家扎西才让访谈〉，《滇池》2015年第10期。

## **The White Mane Crossing Gannan – Discussion on Nativist Poetry by Tsering Tashi**

**Chan Tah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 **Abstract**

Native land Image is the most prominent kind of Chinese writings by contemporary Tibetan poet. For most poets, native land is sort of a phased writing plan more oftenly composed just by chance; and in order to look for samples with larger time span, longterm resident in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 Tsering Tashi would be the most desired researching subject. Since 1992 till today, Nativist poetry Writings by Tsering Tashi were always adhered to the “people-oriented” core concepts, while the ways cultural memory and genius loci managed by him were built on life fortune of different characters, in which each location has its own story that sums up for the completion of Gannan’s native land Image.

### **Keywords**

Tsering Tashi, Native Land Poetry, Gannan, Cultural Memory, Genius Loci